

交流與對話

參訪美國猶他州社區暨文化部印第安事務局之經驗

交流と対話 アメリカユタ州コミュニティー文化部インディアン事務局の訪問経験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The Experience of Visiting the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 Utah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Culture, USA

文・圖 | Palialjim Rusagasag 李哲偉 (中正大學教育所碩士/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小實習教師)



印第安事務局執行主任Forrest分享目前印第安族人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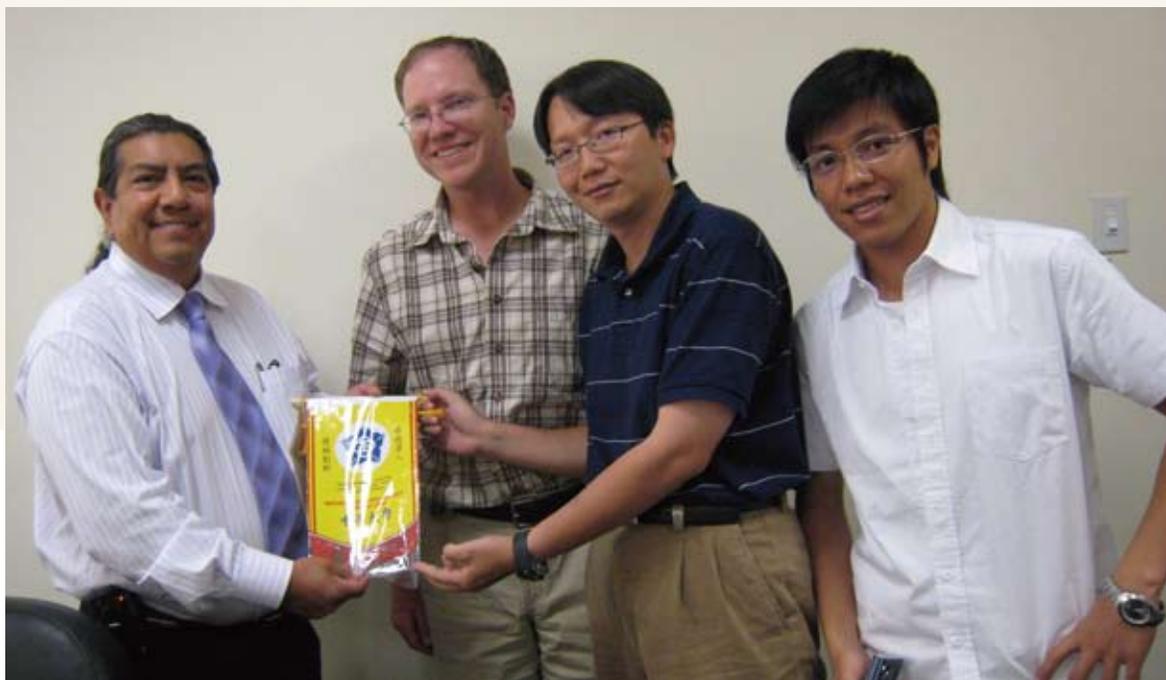
筆者一直企盼有一天能與美國印第安族人面對面的機會，有幸於2007年，國立中正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簽訂了雙聯學位協定，雙方教育學院的教授們聯合舉辦暑假短期的學術交流活動，筆者是參與其中的成員之一。在整個

活動計畫中，參訪了猶他州的社區暨文化部印第安事務局（Division of Indian Affairs,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Culture, State of Utah），與執行主任Forrest S. Cuch對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將分享我參訪的經驗。

猶他州印第安族人的簡史

根據Forrest S. Cuch的簡介，他們有兩個主管（bosses），分別為猶他州州長與猶他州州議會。Forrest表示，近代科學的DNA證據指出，他們的祖先

源自於亞洲，在1,500年前，Navajo族和Apache族就已前來美國。猶他州共有5個印第安民族，分別是Shoshone、Ute、Navajo（Dene）、Paiute以及Goshute族。Goshute族與Shoshone族的族語有很多相似之處，皆是沙漠民族，而Ute和Shoshone兩族約在500年前就分離出來，語言皆



代表中正大學教育所呈送中正大學校旗（由左至右為印第安事務局執行主任Forrest、匹茲保大學James教授、中正大學鄭勝耀教授、筆者李哲偉）。

非常相似。但Navajo族則是完全不一樣，它係屬於Athapaskan的氏族。美國印第安民族原本的領土曾經幾乎涵蓋整個猶他州區塊，但是現在僅剩下4%的領土。Forrest部落約有20,000位的族人死於疾病與戰爭；除了部份部落還有一些石油、煤氣外，大部分的土地是貧瘠的。

教育

在1950年，Forrest曾在公立學校奮鬥過，那時猶他大學為學生做了IQ測驗，Anglo（美國西南部北歐裔英語系美國人）學童之間的分數高

於印第安的學生。1970年，Ross博士獲得一項關於大腦支配的證據（左右半葉），指出Anglo文化主要的支配區在左半葉，右半葉則是執掌其他多元的文化。Forrest表示印第安學生就像上述的研究發現一樣，印第安學生的大腦支配或許與白人不同。印第安學童不喜歡獨立作業，比較喜愛群體共事。學校系統使得他們因文化差異處於不利的處境，由於不喜愛競爭，所以經常受罰。這致使印第安學童相信他們是很糟糕的，或比別人愚蠢，進而應驗了他們的自我預言。Forrest跟教育學者談過，他們拒絕改變主

身為原住民的研究生應該要有多元文化素養與謙卑態度；其次，具備鉅觀的視野與包容胸襟；並且秉持真誠的關懷與實惠的實踐。

流課程，也拒絕提供資金協助，寧讓印第安人維持文盲的狀態，也不願幫助印第安人。因此，他自行設立了一個組織，提供給印第安人就讀，並設計領袖訓練的課程，學習課程內容都與印第安事務有關。

Forrest表示印第安族人所接受的主流教育裡，教育者被告知一件事，就是請勿在課程裡使用美國印第安族語。Forrest坦言：「這裡的文化是非常歐洲式的，學習起來非常困難及費力。如果不學習或不努力，那麼就會很辛苦！你賺很多錢，別人才看得起你，反之則不是那麼一回事了！」Forrest認為每一個族人都很重要，但是他們的文化一直以來都是「被貶低（put down）」的狀態。

Forrest分享「融合型」文化認同的案例，過去有位酋長Sitting Bull，是某部落的精神領袖，當部落與美國政府爆發戰爭時，Sitting Bull成為了一位捍衛民族的戰爭領袖。戰爭之後，他變成了野牛比爾的蠻荒西部表演秀（Wild West Show with Buffalo Bill Cody）的成員，藉此學到了另一個新世界的知識。上述歷史事件給他們啟示的是，他們必須要做的是拿出他們文化裡最優質的那一部分並且保存它；白人世界裡，仍有一些值得採納與實惠族人的。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張建成教授在其著作《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提出「融合型」文化認同，貼切與明晰的說明Forrest強調的理念，指的是不擱置傳統文化，也不排斥現代或主流社會，在



猶他州經濟發展的州長室：社區文化部的門面。

兩者之間，取得一個較高層次的統合。

領袖訓練

印第安學校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係由美國原住民族自發組成的教育體系，宗旨是以領袖訓練（leadership training）為出發點。目前學校裡，已經有100多位族人接受這樣三年期的訓練課程，有60%至70%的族人目前已取得相當不錯的工作。顯示他們辦學成果的績效。排灣族文化裡的mazanzangiljan或vusam（頭目、國王、種子）亦有領袖之意涵，但Forrest所指涉的領袖培育完全不是所謂的傳統王室家族培育下一代頭目領袖的意涵，強調的是發展每一個族人都是未來的領袖。培育出在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間，呈現文化中的每一個面向，進而分別擷取最好的部分，並且遠離「絕

「融合型」文化認同，指的是不擱置傳統文化，也不排斥現代或主流社會，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較高層次的統合。



印第安事務局執行主任Forrest贈送自己的新著予中正大學。

對取其一」的想法。他們拒絕美國教育體系試圖要他們成為白人，並強調有權力萃取最美好的優點。這可擬作將來在我們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參考與斟酌的發展理念。

族語保存及族語文字化

關於「族語瀕臨滅亡」的議題，Forrest回應：「如果原住民族相信自己是愚蠢的，那麼語言學習將不會產生或者繼續。但如果他們是聰明的，那麼他們會抵抗上述的壓迫，並且教授族語。但是只有少部分的族人會持續這種趨勢，我們近三分之二的族人已不再教授自己的族語了。但是如果你身在保留區的話，那裡的人很團結而且向心力強，族語在該區還是很強健。但是近年來有一種趨勢是，即便你是處於鄉下的背景，族語仍是非常的弱勢。」此外，「帶好每一位孩子」（NCLB, 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國會沒有分配足夠的資金在

研究與發展（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及執行上，缺乏專款來維持文化的傳承與族語的教育。筆者比較他們與台灣族語保存情形，發現印第安族語的維持稍比台灣薄弱，主要原因是深受「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影響，因此，族語書寫系統的建立對他們而言，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而台灣原住民族的優勢已有族語字典、族語認證等族語與文化互動學習系統化與精緻化的工程。

省思與回饋

透過此次學術交流的機會，讓我能夠與遠方親戚接觸與對談，給我留下深刻的經驗。這一趟參訪給我最大的衝擊是，美國猶他州印第安族人目前的處境似乎處於一種「Tiny and lack of full completion」的階段。

若試著與台灣原住民族做出各層面的比較，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與文化保存上是略居上層，但不足以讓筆者產生驕傲之感，因為比較教育的真義並不在於比出高下、揚優抑缺，而是共求至善、共存共榮的精神。再者，更讓我感動與震撼的是，他們以「國與國」的姿態去面對美國政府，他們有著強烈民族自決的企圖心。而上述這些經驗帶給我的啟示，不禁讓我重新思索：身為原住民的研究生應該要有多元文化的素養與謙卑的態度；其次，要具備鉅觀的視野與包容的胸襟；最後，要秉持落實真誠的關懷與實惠的實踐。與印第安族人面對面的交流，不僅開拓了自身的視野，豐富了對人文關懷的情操，更深化了自己內在生命的深度。◆